

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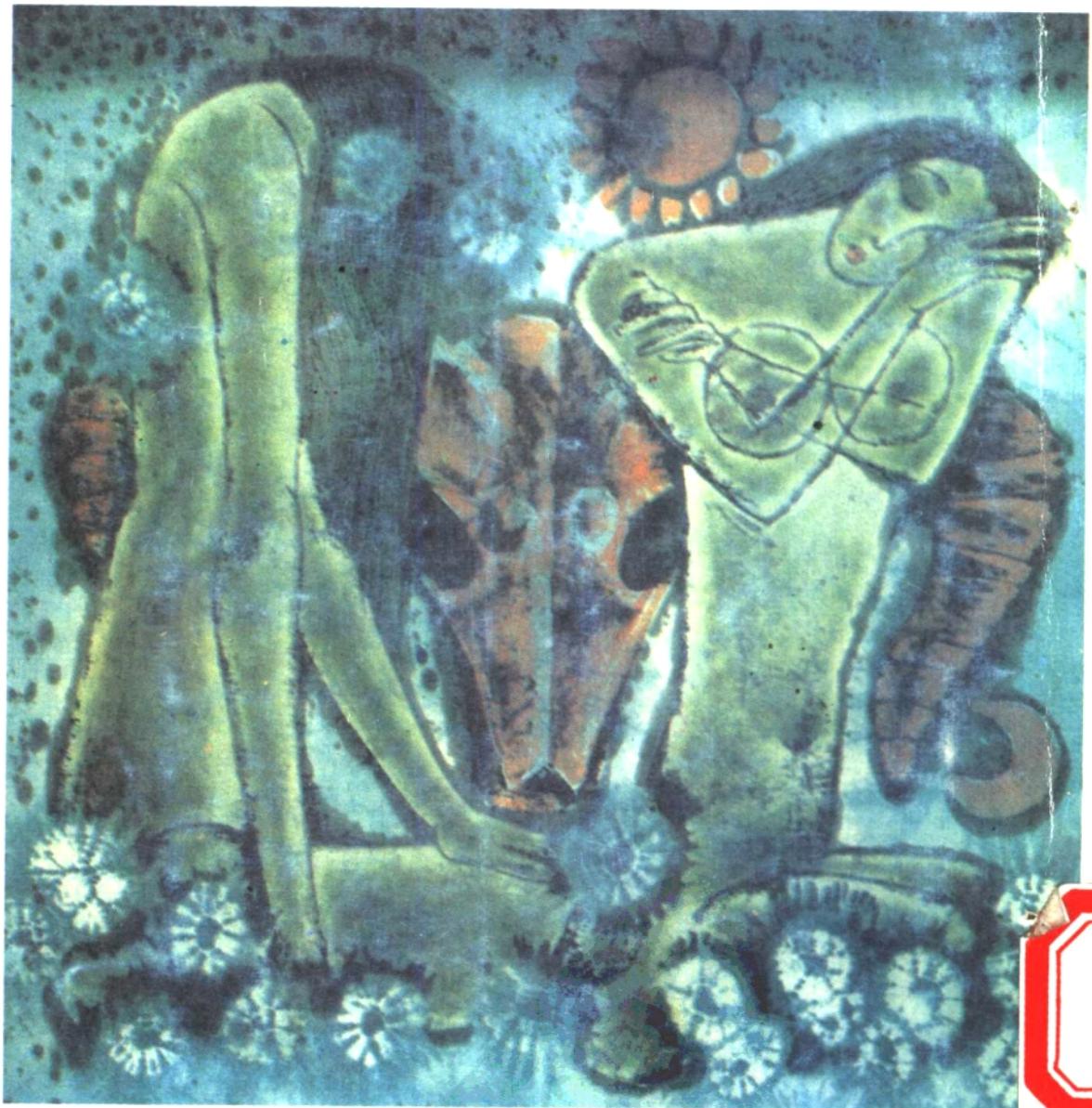
周正 著



黄河文化出版社

責任編輯:段剛

封面設計:穆豫



ISBN-962-426-081-8

定價:(人民幣)6.80元; (港幣)10.00元; (美元)3.00元



01010441604L 郑州大学图书馆

圣徒

周 正



黄河文化出版社

Qwt1150101

书名 《圣徒》
著者 周正
出版者 黄河文化出版社
地址 香港太古城第四平台商场P—404号
登记注册证号码 13465 942—000—03—93—3
初版 1993年3月
国际统一书号 ISBN—962—426—081—8
总发行 黄河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香港太古城第4平台商场P—404号）
中国台湾发行代理 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罗斯福路1段72巷4号）

定价：（港币）10元； （人民币）6.8元； （美金）3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美的历程

——读周正长篇小说《圣徒》

甘 棠

多少年来，也许是年轻的我们已老于世故，不太相信自己还会崇尚什么美的人生。不是生活中缺少美，而是我们的艺术家似乎不再愿意去发现美或者不再愿意承认美了。

读周正的处女作《圣徒》，掩卷之余却不得不以为：美的人生、美的人性仍是我们生命的主旋。

长篇小说《圣徒》的情节并不复杂，写几个青年大学生在广西一年的实习经历，以主人公郑康为线索展现他与几位不同身份的姑娘或小媳妇之间的感情纠葛。这类的主题应该说见得太多了，从《红楼梦》、《红与黑》到最近“吹绉文坛死水”的《废都》，各有各的写法，各有各的千秋。而郑康与彦红、姜樱、何玲玲之间的相遇，相识，相恋，却绝没有大观园的酸劲，没有上世纪的宫廷腐味和“废都”城里的世纪末无可奈何的穷侈极欲相。《圣徒》写于三年前，应该是早于《废都》，虽然其时并未公开发表。读过《圣徒》的朋友却往往不自觉地拿它与《废都》相比较，也许是题

材的相近或人物、背景的相似使然；然而读后的感觉却大相径庭。这里我们不妨将其作一番比较。

郑康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在他身上凝聚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特质，他诗作的开篇“红日、白雪、兰天”便是十多年前有志青年们的豪情写照，他聪明、谦逊、正直磊落，对所从事的职业充满了热爱之情，而且最看不起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自我感觉良好”之辈。虽然他没做过外科手术，但为了几天后就要上手术台而关起门来勤学苦练。甚至连穿消毒服这一细节也要反复练习到熟练为止。每天提前20分钟打扫门诊室的卫生他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这一切与庄之蝶是有天壤之别的。庄的形象之所以免强能归于“正面人物”，靠的是残存的一点若隐若现的“良心”，实在是“废意识”尚未全部浸透他之前的无力的挣扎。而郑康却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热血男儿，不论大事小事都追求一种“名人的效应”，做什么都力图尽美。基于这样的性格，人们读到他和彦红深夜在公园墙外发生性关系时是那么自然，甚至与海员的妻子姜樱在药力驱使下的缠绵也让人感到不出情理之中。《圣徒》中也有性爱场面，但让人感到那是美的场面，无须用若干“□□□”去遮掩。当美丽的彦红把映满自己处女红的手绢赠给郑康时，一个与不平生活抗争，善良之极又满怀憧憬，追求美满生活的形象跃出纸面。当生活与郑康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他没法再一味相信处处鲜花阳光时，彦红向他伸出了滚烫的手。即或是在何玲玲为了猎取到他而不惜以自己和对方的清白为代价、“控告”郑康使其蒙冤时，郑康仍未失去对美好人生的热爱。经过三思，他出人意料地向党委“承认错误”，一俟真相大白，他仍未责怪“组织”和任何一个人，当他把别人送来的一百多斤慰问品

当街卖掉时，含蓄而深刻地表达着对生活真诚的唤醒。作品到这里结束时，郑康这一形象的性格达到完美的升华，其内在的力度不知不觉中达到了千钧。

显然，作者在落下每一笔时都在追求一种完美，为了完善，就不得不做全方位的努力，包括有意卖出破绽。比如在江边为与一位不相识的姑娘赌手表而用生命去开玩笑等等，最终的结果却让他在读者的心目中丰满起来了。当然，作为处女作，周正先生的《圣徒》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比如矛盾环境的渲染尚嫌不够，理性的笔墨偏重而有损于“情”的连贯性，结构上仍可再优化，几个次要人物的刻画还可再鲜明和动感化，叙写之中似乎太囿于实际生活等等。

然而，瑕不掩玉，《圣徒》实在是一部成功之作，成功在于它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它所发掘出的美让读者能够感受和接受而致受到切实的感染。因为，毕竟“生活需要美”，人们一刻也离不开美。

目 录

一	学生娃娃	(1)
二	护士小姐	(6)
三	实习大夫	(16)
四	浪漫诗人	(25)
五	露水情侣	(57)
六	预备党员	(67)
七	算命先生	(91)
八	夭亡少女	(100)
九	绣花英雄	(114)
十	痴情教师	(151)
十一	田园居士	(230)

一 学生娃娃

到广西实习的外省实习生一共八人，河南、广东、湖南、湖北各两人，广西学生二十余人，他们住在一附院爬满野蔷薇的一幢小楼里。小楼位于住院部大门东侧，住院部和门诊大楼之间夹着一所中学。这三座建筑都在高处，好似建在丘陵之上。从小楼向东望去，是好大面积的水塘，水塘被分割开来，市郊的农民承包起来养塘鱼，鱼儿不时地在塘面跳跃，闪动着银白色的光亮。由于小楼地势高，俯瞰水面，象是从陡峭的悬崖向下张望。住院部向西，是一条缓缓而下的长街，街不宽，西口就是市区主干道政文路了。郑康曾对满街跑的越秀牌公共汽车发过一番感叹：名字起得那么好，而车却是那样笨拙破旧；不过，圆圆的脑袋，圆圆的尾，倒也憨态可掬，只能用这种变通方式喜欢它了。

那条东西长街似乎没有名字，在大约两华里的街市上，两旁都是小店铺，一个个方瓶排列在柜台上，方瓶里用盐水泡着削好的马蹄、菠萝、椰子。米粉店有炒粉和汤粉。在广西生活的一年中，粉是郑康最爱吃的食品。通常，铺面不大，房内只能做操作间，门外屋檐下摆几张桌子，桌面放上醋、酱油、辣椒酱。广西米粉清亮光润，看着就招人喜欢，加上各味调料，更让人垂涎欲滴；所以米粉店里总是那么热闹。然而最使北方人感到新鲜的是煮田螺，店门口一只炉

子，一口锅，几张小桌和小矮凳，桌面上摆着姜块，姜块上插满了拉直的别针，要一碗田螺，找个位子坐下来，一口一个细细咀嚼，慢慢品味；不会吸的吃客，则用别针把肉挑出来，动作虽比不上前者潇洒，却也吃得有滋有味。

郑康最早认识的是两位广西姑娘。当郑康和史北林在一楼宿舍里铺摆行装的时候，两位姑娘敲响了房门：“请问，是从郑州来的吗？”

“是的，我姓郑，叫郑康，他是史北林。”

“我叫李素简，她叫苏彦红。我们是分工负责的，班委同学负责到车站去接，团支部负责领取物品。卫生嘛，你们自己打扫了。”李素简说。

“她是团支书。呐，这是你们的暖水瓶、笤帚、垃圾斗、草席。”苏彦红一边说一边放下手中的物品。

“谢谢！还给发这么多东西。”

“外省学生优待，草席是只有你们才有的。我们能帮干点什么吗？”

“谢谢，没什么可收拾的，自己能行。”

“素简，你看你看，这么热的天，他们床上还垫棉褥子。”苏彦红很惊讶。

“真的，我倒没注意呀！”

“怎么，不垫褥子，垫什么？”郑康、史北林被弄糊涂了。

“什么也不垫，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一是天气热，二是天天下雨容易受潮，不信，你们试试，尤其阴雨天气都能挤出水来。”

“好吧，那我们也只好抽出来了。”

四个人七手八脚地收拾了一阵，床上垫了两层草席算是

南北生活方式的折衷，撑起了蚊帐，挂上了窗帘。

“脸盆有了，衣撑有了，屋里还缺面镜子，噢，还缺样最重要的东西。”

“别说，让他们猜猜。”

缺什么呢？郑康和史北林环视着十平方米大小的小屋。

“噢，饭盒？”

“那我们不关心，你们自己会想办法的。”

“猜不着。”

“缺水桶。”李素简很郑重地说。

“水桶？”

“对，洗澡用的，我们这里几乎天天冲澡，从热水房打桶热水提回来，那，”李素简推开房门，一面用手比划一边说：“冲凉房就在那儿。”

两个人跨出房门，果然，在楼前广场的一侧有一排电话间似的小房子，门一个挨着一个。

“噢，下午来的时候，我就纳闷，这些小房子是什么用的，唉，对了，哪边是男的？”

“哈哈……”

史北林话音刚落，周围爆发一阵哄堂大笑，站在走廊的广西同学都笑得前仰后合。笑了一阵，一位叫侯玉升的男同学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没有男女之分，谁用都行，谁先进去是谁的。”

“是吗？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郑康解嘲地说道。

又是一阵欢笑。

“今天你们就应该冲个澡，不然身上会很粘的，”走回屋子，李素简说，“用我们的也行，不好意思的话，可以借男同学的。”

“好吧，谢谢关心，我们一定讲究卫生，免得你们讨厌。”

“哎，听说你们北方人好多天都不洗澡的，还听说洗澡的时候是很多人象下饺子一样在一个大池子里。”

“说得也对也不对，洗澡隔得时间长，是因为我们北方人干净，身体脏才需要天天洗。下饺子嘛，我的水平挺高，哪天，咱们可以包一次，保你们大饱口福。”

“嗬，素简，你看，原来介绍的这个郑康是学生会主席，校三好标兵，二十岁入党，原以为是个正人君子，今天一见才知也是油嘴滑舌，了得啊！”

“这与我无关，反正你和他一个实习组，以后啊，你们两人就好好切磋油嘴滑舌的功夫吧。”

“你……”彦红用手去扯自己同伴的衣领。

“好了，好了，暂停，该说正经的了。二位，明天，周六，下午四点，咱们实习组全体同学到医院门诊楼四楼会议室开会，医政科余科长布置实习安排，要求外省同学提前半小时到，见见面熟悉一下。”“实习已经安排好了，郑康和苏彦红一组，在骨科病房两个月，史北林同学和慕晓春在内科病房，咱们人不多，头一个月全部分在病房，以后逐渐轮流，具体时间安排已打印成表，明天发给大家。今天第一次见面，很愉快，希望以后合作顺利。好了，晚安。我们俩在楼上住，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一定竭诚服务。”李素简说。

“再见了。”

“明天见！”

两位女同学顺着楼前的明梯走上楼去，等到她们拐进楼上走廊，郑康、史北林才转回屋来。

“第一天过得很愉快。”

“是啊，头一次见面就谈这么多，还开玩笑，广西姑娘就象这天气一样热情。”

“哎，郑康，我发现你这人就是有福气，一开始，就是一个漂亮姑娘陪伴。”

“羡慕了？明天给你换换。”

“怕你舍不得，哎，说实话，今天一天见到的广西姑娘里面，还就数这个苏彦红长得漂亮呢，她的肤色似乎不那么黑，颧骨也不那么高。”

“其它不说，从某个角度看，不少姑娘还是挺动人的。”

“什么角度？”

“后、背。”

“哈、哈……哈。”

“哈……”

两个北方青年，带着一天南国生活新奇怡娱的心情进入了梦乡。

这天，郑康的日记上写着：“……苏，有深度，眼睛有特色，象是一团雾，朦朦胧胧，又似乎总是在盯着你……”

二 护士小姐

郑康实习的骨伤科病房，在大外科楼。大外科楼是个不大正规的叫法，一楼是痔瘘科，二楼是妇产科，三楼是普外病房，四楼是骨伤，五楼是手术室，内儿病房在住院部病区。

大外科楼是八十年代的建筑，启用才两年，楼内比较干净，采光好，医生办公室在西头楼梯处，除了支柱以外，全是大玻璃窗，半圆形阳台，阳台上摆满了花草，这些花几乎不用浇水，三天两头的雨水漂洒进阳台，加上南国亚热带充足的阳光，花草长得异常鲜艳翠绿。阳台角放置了一个特大花盆，盆里种了几株仙人掌植物，是三棱形的，象藤蔓一样顺着阳台的栏杆附着在外粉的干粘石上，长得特别茂盛，把这白色的世界点缀得充满生机。

骨伤科是中医界比较占优势的学科，广西中医学院附院的骨伤治疗水平在南宁各大医院中是首屈一指的。市民中有这样的说法：断胳膊断腿去福林儿。医院所在地地名是福林儿。

广西中医学院领导希望能给其它兄弟院校好印象，因而外省实习生的头一站都是水平较高的科室，并且都由科室主任亲自带。骨伤科的主任姓朱，是个工作上要求严格，生活上待人宽厚的典型知识分子，郑康和苏彦红一到岗，他就亲自领着他们到病区各处熟悉情况，医生

办公室、护士办公室、治疗室、整复室、鲜草药制剂室，把他们介绍给病人和护士们。有一点未按正规程序进行的是，朱主任介绍时，没有讲明他们实习生的身份，他只对病人说，这是郑大夫，从郑州来的，这是苏大夫。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一直这样称呼，从未叫过小郑、小苏之类。介绍完后，开始分派工作。

“郑大夫管1~10床，跟我查房。苏大夫负责11~18床，跟黄主任查房。18~32床一共14张由两个进修医生负责，分管以后，你们要按住院医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负责病程记录，入院病人的病历、日常治病、手法整复、配合手术参加值夜班。工作量可能会大一些，开始会有些不适应，尤其是大病历，一个写下来要三个小时。10张床平均每天出入院一个病人，也就是说，每天都要写一个大病历，这就要占半天的时间了。对郑大夫来讲，困难可能会更大一些，有不少是农村病人，不会讲普通话，只能说白话，到时候可有你作难的啊。”

说到这儿，他微微笑了笑：“这也是个学习过程，学习语言也是个任务。平时查房，有什么不清楚的，我给你做翻译，有新入院病人，你就要找人给你帮忙了，护士也行，苏大夫也行，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不然到了门诊，你就更为难了。”

“黄主任，你看，还有什么？”

病区的黄副主任是个白净的小个子，年龄可能比朱主任还大，说话慢条斯理。

“噢，这两把钥匙交你们，医生每人一个抽屉。每天早上、周六下午是打扫卫生的时间，你们俩的卫生区是医生办公室。”

实习生活就在这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这也正是郑康所期望的。他个性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事物的本来面目，在他看来，医生就应该认真宽厚，而实习生就应该勤快辛苦，实习生的角色是学徒，多服务是合情合理的。

中午，当两个人在职工食堂排队吃饭的时候，他们才从紧张的气氛中稍稍缓解出来。

“看来，朱主任有点偏爱你呀。”

“何以见得？”

“这不明摆着吗，你1~10床，我11~18，你是10张床，我是8张床，比你少2张呢。”

“嗨，我有一个观点，有关中国女性的，即中国女性解放得过头了。朱主任好心好意照顾女同志，却落了个偏心眼的罪名。我看呢，中国的男人无论如何贤德，也是侍候不周中国女人的，她们已经被惯坏了。你看中国的爱情电影，都是女的趾高气扬，男的俯首贴耳。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是中国女性，是他的伟力使中国妇女翻身了，不过也正如毛泽东的个性一样，这种翻身走得有些过头，现在女权意识开始代替男权了。”

“呵呵，真是口若悬河，”彦红顿了顿又说：“是开玩笑还是真地这样理解？”

郑康看着她当真的样子说：“是真的理解，但不是全部理解。”看着彦红嗔怪的样子，郑康又说：“彦红，你别不相信，就看看咱俩现在这样子，是不是女尊男卑，女的趾高气扬，男的俯首贴耳。”郑康说着又把身子故意往前躬了躬。

彦红笑了，两颊也微微泛红。

上班第一天就是朱主任的夜班，他一直和住院医一样值

夜班，晚上十点，门诊收进一个下肢骨折病人。

每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医护人员交班，这将是郑康在病区里第一次公开露面，他很希望自己能给医院留个好印象。无论到哪里，他都是尽快使自己处于一种和谐的气氛中，造成一种良性循环，并且希望自己能受到些特别的对待，以便提高办事效率，减少办事的阻碍因素，类似一种“名人效应”。

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整理交班记录，具体领会了朱主任的“抓住重点，略带一般”的教导，字斟句酌，花了一个多小时先写了草稿，又将草稿誊写清楚，这才拿给朱主任审核签名。朱主任刚起来，在医生办公室的阳台上做晨练，他接过郑康递来的草稿，坐回自己的桌前，戴上花镜，慢慢细细地看。郑康站在老师的旁边，装着平静，但不时留心朱主任的脸色。朱主任不慌不忙念念有词地看着。郑康抬起头看看墙上的挂钟，离八点还差十分，心想，再过几分钟，就会影响交班了。医生护士们已陆续上班，朱主任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边继续看，终于他抬起头，脸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说：“写得可以，重点交待得清楚，不啰嗦，用词也规范，找不出什么毛病，有两句不用写了，我已经给划掉了。噢，”他抬眼看看手表，离八点仅有三分钟了，“抄写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吧，一会儿，你就按照这个稿念，我在交班记录上先签上名，你下了班后找个时间誊上。”

听完最后两句，郑康脸上也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喜悦，心里想，“一次成功。”而且先签名后抄写的待遇也是得到了额外的心理满足，这种喜悦的情绪，使他第一次交班时的心理准备达到最佳状态。

第一项内容是护士交班。新分配来的护士，年龄小，